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桯史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御製詠程史隆興按鞠事

孝宗初受禪銳志期復古宮中戒宴安習勞御鞍馬叶擊鞠殿庭中張帟避風雨一日馬覺疲奔逸入殿廡馬馳上擁楣垂立扶而下叶夾陛驚失色繼乃頌神武嗚呼有是哉殿豈試馬所然而有其對乃曾經目覩召南齊侍郎授經諸皇子叶下直乘馬歸馬入齊胥梠失魄遂致病休致還田里叶二事正相同一笑掌堪拊岳珂方譽之謂符厥藝祖岳珂載孝宗此事謂與藝祖抵城撫檠若合符節以譽孝宗之英武

誠不值一喙如珂叮紀善持控者必不若此乃至首觸于楣猶復擁楣垂立其無能已可概見尚何足譽之有若藝祖因試惡馬且不施銜勒馬逸上城觸楣墜地徐起追馬騰上事載宋史其可稱在于騰馬而不在觸楣孝宗何堪比擬適與齊召南之騎馬入門罣楣傷腦同資笑柄耳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程史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程史十五卷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又號亦齋湯陰人武穆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官至戸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是書載南北宋襍事凡一百四十條各有標目其閒雖多俳優詼謔之詞然惟金

華士人看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穢
其書耳餘則大吉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
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
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三冊文可以不存至
於石城堡寨一條汴京故城一條皆有關於
攻守形勢施宜生一條趙希光節概一條葉
少蘊內制一條乾道受書禮一條范石湖一
言悟主一條紫宸廊食一條燕山先見一條

大散論賞書一條秦檜死報一條鄭少融遷除一條任元受啓一條陳了翁始末一條開禧北征一條二將失律一條愛莫助之圖一條黃潛善一條皆比正史為詳備所録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証在宋人說部之中亦郎博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桯史為名不甚可解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達常為圍三寸桯圍倍之注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

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榼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爲岳飛傳及飛遺文併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井銘王公詞記各一篇尤足驗非此書所舊有今併刪之庶不溷簡牘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程史卷一 十二則

宋 岳珂 撰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支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宫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徳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

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為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煒茲芝胡為乎来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産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

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
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
聖天子為萬世利蠢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
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擢為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
別迄于建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

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國朝會要

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觧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黥流海島葢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来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囏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

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謂薄
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
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
與之醻復者亦勸且默矣余按當時陶賔諸名儒端委
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
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
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

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罔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録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盖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盖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

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烏珠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

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𨒌此冤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

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鼂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盖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

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宷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象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綵鼇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恇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褒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内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褒敏第

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懐適内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恍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昧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

為不詘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險驚人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倀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

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曰尊寵用事寶元西事益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

荆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畀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别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絶筆阮是時亦自有二

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歳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擎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黄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葢鮮挍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熈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宫為重華宫光宗既登極

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名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竒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鏹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熈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鑒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

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塞馬南牧尼瑪哈斡里雅布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

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予有奇相故欲驗
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躓場屋
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説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
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
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
時范汝為訌建劒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
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干以祕策汝為恨得之晚
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渡江至泰有大姓

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歎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

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黿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臚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彼中法無驗不可行遂殺十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彼中附試

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金主亮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益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紿與三十年使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和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徵問其的宜生

顧其介不在旁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来筆来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虋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乗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髠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

西如此

晉盆杅

余居員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㬎甫祓宅祓歸于衣虚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塈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鑿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㭨下有文

如押字隷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来居數日而山隤堊周半墮骨髪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盌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抉盌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甕餅如硯滴竅其背為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褻器有銅帶數銙絲合餘者一片傅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杅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覺著年月姓

名如先獲者環塈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
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惠
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益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
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甓
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於
唐韋陟五朵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
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
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弔冥漠君文亦有蕉意其敍

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餘或為親識間持去盆杅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杅復偕送官獨盆偶櫝它所今乃巋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桯史卷一

程史卷二

十四則

宋 岳珂 撰

行都南北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吴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陋為太宫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峰為萬松八盤嶺下為釣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翥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

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闕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廵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甍于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

烜為光禄丞留涖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
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
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
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煜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
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甍為今佑聖觀蓋普
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
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
而妄據云

犇麤字説

王荆公在熈寧中作字説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為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闓黄罔之貶葢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
巳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
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敵甲午
即蜀王位丁酉受偽册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
詔梟曦于興州説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
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册之日不差
毫髪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勩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夾陛驚嘑失色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葢與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

辯玻曰而謂我忌其一耶謹閟而舌兩朝凡郊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玻逆敘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齚舌不敢復言他

冨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冨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冨翁告之曰致冨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

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髙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詿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鑣入圜司同父見之不悦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為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縚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顧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閭皇城使蘇𭋏者墓後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丘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吏鏟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

以為所畏者犬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為書符篆以絶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為厭勝是為童丁説皆不根誕謾然余甞親歴其地丘乃一平疇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一妄男子謂其所有其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吏堙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

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
襲而盜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寳運録有唐
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説掘牛山黄巢谷金
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葢不經之説而余所書崇寧鑿
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
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船過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

有一穠俟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
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筴恐作杉中屬國羞今日牛
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
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
將欲何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
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為其家不檢子孫所撓
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
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

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檜在北不久即逃歸達蘭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

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勸視博方酣章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慦而爭是以魘汝南闈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黷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葢御史涖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桒勝

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庾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

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為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圏豕若以

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之炭此可窆
以得賀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
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
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
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
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
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鞍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
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

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胙實縑
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腴請
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
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
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徼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
是用敢以為請凡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
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
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

去國瑞乃慫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
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
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
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
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饟幕庾吏因識焉廣漢
章以初升之東陽黄幾叔機敷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

寓是邦暇日相與蹤竒弔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録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两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来遊木葉漸脱人間秋闗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葢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拓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将徧東歷蘇杭西漢沔

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屬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人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

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
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横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
雲堆逋曰不然暗香踈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
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
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賙之千緡曰
以是為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
尾腔對偶錯綜葢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
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

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馮余未及氐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

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黄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摴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玈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

卓絕適東坡從外来䁑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桯史卷二

程史卷三 八則

宋 岳珂 撰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塞馬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蹕會稽時敵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澟澟懼其反斾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随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随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

也周武王至豊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貽衍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郟鄏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宋自此彼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敵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来紿興辛巳金主渝盟有上封事者言吾方得歲彼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淝水之勲鬬士倍於晉

師當決韓原之勝葢指此是冬亮遂被弒二事之驗不
差毫釐葢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廵之所都天意篤棐
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
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慫慂之
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珍璘以
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

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旣寤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援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盍嘗正晝見于閟武堂逆黨恇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鏜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

葢不可縷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順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嚣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鞲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

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上省敘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毚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為蘇永勝縣弔古者多賦之近世王義豐楊

誠齋為之賦植意卓絶脱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録藏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為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妺喜商有妲已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

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巳之内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闗大夫進夏德豈昏徼子得政商豈纎閫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宫别館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人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禀其間無以外襍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為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苧羅之姝適足為我娛胡得

而竊吾之符榮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鱠鱸曲兮棲烏宿兮嬪嬙脩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屧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為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鍾而轉鼓儼麛麑之容與瞰僧儀而觀覩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鳴

咽柳顰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
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氂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
於中夜懵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為太息於斯焉葢
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
之女為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
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懣懣扁舟遂
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

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吴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誰納忠可鼻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公既然雍相與斂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齋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葢㢈亭在南峿臺在北上

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竪乃蹟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獲不亡觀其一過不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數矣夫曲江為箧中之羽雄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盡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竪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徽祿兒唐

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益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

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践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莅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忍諸進則百世之掛觧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雨峰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

到處便覺夫差玄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趙霸之説不可以訓如為唐謀則忠令兩刹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

頃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兎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隷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宫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挌高宗更化微聞其事

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名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葢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名寔為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盜以文屬之趙不啟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牓總因以他事据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浼趙之介特有守葢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猷道僧蹤跡皆竒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為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受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祓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漫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

愈始翕然傳蓑可瘉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黄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為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

位圖所以膺佐餕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贄而已問所以来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觀之内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

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
意嘗欲以為北而未决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覲
中諸黄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
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来日自有施者至午
而使者果来既荅則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
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驌亦為之請遂肆筆金闕寥
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緡事一新以荅其意上每歲以
璫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

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卧揺手瞬目而指之曰亟来亟来瑺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滸招而呼踵廬言之衆曰何固未甞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戱道僧者實本郡人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髪而髽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予之貧者何既不趨名它日瑺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来矣道僧

竟來見于内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
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
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
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
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内坐榻
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
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
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

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兒周伯言有元県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丱角見之顔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之游將傚其為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慙而去余兒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為守千騎每来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為忤也道僧先數年辛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

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諭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從輶軒所聞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

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奚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為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

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為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為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借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絶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

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曦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爲人所陷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遂絶粒至於卧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劒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洪余舟

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無時之哭因謁棨下援手言疇昔歔欷不自勝顧余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懾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輀東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亭頎然溫厚令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沖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来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宫試歳前涖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盆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啟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

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僻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徽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骩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

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裦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嫠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沓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劒酬黄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葢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程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桯史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桯史卷四　九則

宋　岳珂　撰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内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網羅人間以共怡顔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内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

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令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

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吕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
請者弗報贄以啟來裝而俟又弗報愁而索其贄余適
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
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
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壁楚人敢訐於
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覯奪錦之歸
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
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

于門而去閽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為室間書

度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

論亹亹超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

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飄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

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滚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

之延祥兵以徼南濵延祥隸帥閫廣旦望趨府羣寮以

其故所爲徧賔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
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
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
有詩上衆官文武看来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
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嘑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
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

晨紲昏縱穿竇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覲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藏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碪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

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
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贓證一網而得
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為偽券亂
真歲以其券售舒蘄間得馬驢驅以歸羮于肆以鬻盡
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来適
黄有逋冦黄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
覺其意入肆啜羮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呶于衆閧而出
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

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覯是家非槖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逸去而僞券之印楮簾白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啟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值耶犬不能吠詰之以蹤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芋雜草烏烹之犬至輒投芋經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養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訾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

有道者歟

葉少藴内制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藴在北門儆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藴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藴摘語貫曰葉内翰欺公至託王

言以寓徽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為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裔之命賞眡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

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赧面徑揖起歸賀諸館
賔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
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
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
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
蘊自志具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
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常莅之不
專以處宰執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絶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羮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絶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

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鏁宮
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
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飛来東向鳴人間畫
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
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覩畫圖盧溪與
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
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彼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彼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金主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為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為相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彼屢以為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

屬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既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為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為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為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

許似不必更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陳我師旅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為少止而終以為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顧對時范石湖自南宫郎崇政説書為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為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禮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

於外域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為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洛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為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廟謨為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

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為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謹為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具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為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

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
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狂直突罪當萬死
惟陛下憐其愚而録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
國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
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為祈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
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
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
後仍區處家事為不還計心甚安之上色愀然曰朕不

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
卿耳范奏乞國書并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彼遣吏部
郎中田彦皐侍御史完顔温迓焉范知彼法嚴附請决
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𢿱帷秉燭密
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
而朝遂懷以入初跪進國書隨伏奏曰兩朝既為叔姪
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完顔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
報臣有奏劄在此搢笏出而執之金主大駭顧辟其宣

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啟處耶自来
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為動再奏曰
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金主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
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鋼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金
主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
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来紛
然既而其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
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鋼押宴

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謀簒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為夏人所獲致之北庭金主益怒范朝辭遂令具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偽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偽況印文乎彼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彼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

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
乃隆興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別
有廷臣諜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
承旨張説為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
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徽聲曰是不可以
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

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怨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説事接納甚温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令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别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月引班乃令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為有一州郡一旦驟扳容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

說罷後月餘范匄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為公議立亦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左

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為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為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適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

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問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衰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廻爾大異是葢有命也

程史卷四

程史卷五　十三則

宋　岳珂　撰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彼帥烏珠讀之以為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為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彼也以孽子熺及其

黨程克俊補鼇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顒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惇盟好來存殁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换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

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䚕
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為余言其姻張氏不欲名淳熙
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
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闗
環溪畜犬獰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
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

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縶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為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盡試請一

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闕陛薦削不及格闈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為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貢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勾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為質

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于道夫同緘識于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為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悒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為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餽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

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儀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闕

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容訪其

事益爵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縣尉司弓

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

其左畫曰同則一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

徽案故府爵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黃緣之命促其

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

輩舞文顧賕謝乃其常益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

積益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為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兵南下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冠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已巳歲游饑潰兵張軍大熵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

得民馬盇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𨽻張閭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逵路號于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為父兄子弟非有掠斂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覫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宇之首㸃則入不然舍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為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真源宫將大其所圖基以

衰兵會有詒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過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縶道流而奪其巾衣僞爲迸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矗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刁斗鞺鞳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内徒株守無益焚其宫是將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嘑而竟莫有出者宫既蕩盡以爲賊亦厌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

亟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集自望江刼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為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黄冠也獄具肆于市而尸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無孑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為復營計今尚未完㐫夫奮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市恩忍殺其志葢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烏珠入之即日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為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盤薄不得進烏珠愁躬命巨艘張颿徑前風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桅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遥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烏珠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遏于風不爾幾殆葢天實為之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自敵入境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為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宫間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醼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

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妥帖僅即其近侶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葢親擢也周伯凡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

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責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裔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喑嗚叱咤一轉於爼豆間便覺閒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

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貟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菴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閥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為左衙嘗因至北闕送客吳勝之為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騟傳

吾鄉有義騟事甚奇余嘗為作傳曰義騟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隷尺籍開禧間北兵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聞兵至而逃畜孳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騟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為主縶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彨復生日寘之槽櫪慦慦然與羣馬不相

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隷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三刻騎而往屏息庭棍下執檛候晨鴈鶩行立候顧指盡午退以為常馬或蹴斾不任相通融為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鞍蹀鳴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来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

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騟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為驁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史若方執至吉之月餘寇来犯龍泉栅成出搏鬬四五合危且敗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韉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騟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将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埶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

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
上廏煑豆粟濯泉翦髟用金玉為鐙華韉沃績極其鮮
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為賊掠取者知之曰騟
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
其騟於峒𡶇閒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
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
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敓果乘騟以來騟識
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㮇

擊之胯盡傷騟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輿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傒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騟之事騟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騟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騟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為

正報施以為仁毋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絶景之技才不勝德嬔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剟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恱之遂薦於徽祖數奏明畧大契宸旨進横

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
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
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
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馮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
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
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

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内燕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歴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禄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髙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宫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盏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巳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宫

者所作其辭曰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来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盆簡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脩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

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既坐誅其所自為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邊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盞金之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敵釁固非所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為九卿一旦决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為人從可知也縱有名

篇正亦不足録況僅止爾耶五鑾乃上京殿名按巴堅之故巢也

程史卷五

桯史卷六

宋 岳珂 撰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於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陽周國器元卿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榷坊

酤以捕私醖入民家格鬬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隷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為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産致千金葷偶閱墻不得志獨荷一繖出閩淮有耕治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葷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葷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葷訟而擅其

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别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為
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户咸得役使
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
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輙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
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頤旨革亦
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
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寛得衆别聚忠義為
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為奏散遣其

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其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貲用適窘謝以鐵鏹五十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不便於弗端亶書紙尾曰廼事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

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於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吝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華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為應我因逃歸故使邏者聞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康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出其書為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華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彎卒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

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説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革語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已至申不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

辭勾去革畢飲字謂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劵四百勾希顏為我展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敎練乃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紿吾父死地户闔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刃仆僞死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摶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

尉所為苟得尉辯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治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治下多逋逃羣盜實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騘騍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櫜鞬腰劒總鵝梨旋風髻道荊橋秉

德之妻闖於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
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頗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
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
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
復南出劉青方鞚忽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
且立來革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革將至有長
人衣白立門閭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
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畧盡惟龔董守郭擇不

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
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
歲使乘惺惺騧如無為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為尉廹脅
狀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葦間與龔董灑涕别去各逃而生母以為君累也其
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
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
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聚民兵會

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
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視舟有烟火且
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人焉烟乃焫麻屑為
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
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汊采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
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革朝廷益慮其北走爰大設賞
購革乃匿其家於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窑曰吾事
明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闕遇城北廂官白其者於塗

白嘗為同安監官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為誰請得以辯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

器嘗見之惺惺騶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革之將曰毛翁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孚而居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千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謡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住在祁門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

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盡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

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
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
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
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
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
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已酉也
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
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

取所持帖顧執政隸燭同閲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覿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詫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耳亟

稱其高風絶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歴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揺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蘊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蘊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

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囷粟蓋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傴有墻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喏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於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

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朞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

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淛東庾節
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
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横秋只愁笑語驚閶闔
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
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
知其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
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
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

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氷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奠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闕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詒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淛明年叔儗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録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

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喧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為一流人物云叔儗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亹作補陁大士相以施緇徒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具大

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櫝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倣貝葉語為作記其右曰南閻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闇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龜鮀魚鼈

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隨刹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

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
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
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
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
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
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
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

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黿鮀魚鼈鼃蛤天龍八部夜乂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理也為發大乘者説為發最

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况圖畫莊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瞿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

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宅文亦多奇累試詞闈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桯史卷六